

曹逢甫：蔡美慧編

《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pp.407~418

文鶴出版公司

廈門音與漳州音開合口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

洪惟仁

○・前言

廈門音和漳州音比較，在音韻上有一項奇特的對應關係，那便是開合口正好對調了。如：

0.1	廈門	漳州
火雞	he-kue	hue-ke
皮鞋	phe-ue	phue-e

這種現象早在 1873 年杜嘉德著《廈英大辭典》比較漳州音與廈門音時即已注意到了。

1969 年王士元發表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一文。在這篇論文裡王士元主張語言有所謂突變，他舉出語言不可能漸變的四種類型，其中之一即所謂「對調」(flip-flop)。他假設有兩套音變規律 R1, R2, 在 C 條件下，產生了音韻變化 X 與 Y，如 R1 與 R2 同時發生，就成了 "flip-flop"。圖示如下：

$$R1 : X \rightarrow Y$$

$$R2 : Y \rightarrow X$$

王士元引用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977-1010) 龍溪和廈門的對應例子，假設廈門音原自龍溪音，則由龍溪到廈門的音變規律是：

龍溪	廈門
R1: we	→ e 火、歲、皮
R2: e	→ we 雞、鞋、犁

R1 和 R2 兩條規律的進行必須是突然的 (abrupt)、同時的 (coincident)

、離接地 (disjunctive) ，而不是接連地 (successive) 。因為假如兩者接連發生，則廈門音不是沒有 e 便是沒有 we ，就是說假定 R1 先於 R2 發生，則廈門音系應該沒有 e ；假定 R2 先於 R1 發生，則廈門音應該沒有 we ，而事實上廈門音系既有 e 又有 we ，所以必須假定兩條規律突然同時發生才能解釋這種「對調」的音韻現象。

不過王士元的目的只是指出假定漳州音到廈門音是一種 "flip-flop" ，那麼這種音韻變化必定是突然地變化，而不是肯定地說由漳州音到廈門音作了 "flip-flop" ，即「對調」，因此文末附言說：「這些詞的語音史必須仔細研究，看看我們提出的這個假說是不是真的。也許可能只是兩個方言循著各自不同的路線發展的 case 。」

1975 年李王癸在〈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一文中，提出一些反證，如「茶」 te ，「短」 te ，「螺」 le ，「白」 peq 廈門與龍溪都是開口音；而「杯」、「背」 pue 等字則兩者都是合口音，可見對調的現象只限於某些例子。因此認為兩方言開合口的「倒轉」 (flip-flop) 現象有不同來源。楊秀芳 (1982:502-505) 也有類似的意見。不過都沒有進一步詳細的論證。

到底龍溪和廈門之間是不是有所謂 "flip-flop" 的音變過程呢？仔細思考，這個論爭有幾個問題必需解決：

- 1、廈門與龍溪之間，那些字兩者都開口或合口？那些字兩者互相對調？
- 2、開合互相對調的一類字，到底開口音存古？還是合口音存古？
- 3、開合介音相反究係起因於突然的「對調」 (flip-flop) ，還是兩方言各自循著不同的路線發展所產生的巧合現象。

這個問題關係著 " flip-flop " 假設之論證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則 flip-flop 假設至少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 flip-flop 理論可以成立，也就是說語音變化的確有所謂音韻「對調」的事；否則必須推翻或另求證明。

本文的目的，是根據閩南語方言的比較，以及閩南語文獻的紀錄，從廈門方言語音史的「仔細研究」證明廈門音和龍溪音開合口「對調」現象正如李王癸 (1975) 所說的：「兩方言開合口倒轉現象有不同來源」；以及王士元 (1969) 文末所懷疑的：「只是兩個方言循著各自不同的路線發展的 case 。」

易言之，漳州、廈門之間無所謂「對調」。

一、廈門與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現象

廈門與龍溪（漳州方言，以下凡言漳州者皆包含龍溪）介音開合相反的現象不只王士元（1979）文中所提到的例子，我們經過比較發現重要的有下面幾對（註 1）：

1.1 廈門 漳州 泉州 彙音妙悟 十五音					
居	ku	ki	kir	*kir	〈居〉 *ki 〈居〉
根	kun	kin	kun	*kirn	〈恩〉 *kin 〈巾〉
巾	kun	kin	kun	*kirn	〈恩〉 *kin 〈巾〉
1.2					
買	buē	be	buē	*buē	〈杯〉 *bei 〈稽〉
鞋	ue	e	ue	*ere	〈雞〉 *ei 〈稽〉
雞	kue	ke	kue	*kere	〈雞〉 *kei 〈稽〉
1.3					
糜	be	muē	ber	*pher	〈科〉 *muei 〈糜〉
皮	phe	phue	pher	*pher	〈科〉 *phuei 〈檜〉
火	he	hue	her	*her	〈科〉 *huei 〈檜〉

歸納起來，所有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例子包含了泉州古韻書《彙音妙悟》的五個韻類，亦即以下諸韻：

〈 科 〉 *er	〈 居 〉 *ir
〈 雞 〉 *ere	〈 恩 〉 *irn
〈 杯 〉 *ue	

上面五韻中除了〈杯〉 ue 韵之外都是具有央元音 er 、ir 的開口韻。至於〈杯〉 韵廈門、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部分字正好和〈雞〉 *ere 韵互補，《彙音妙悟》〈雞〉 *ere 韵沒有唇音字，而〈杯〉 韵廈門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部分字則只有唇音字，並且《十五音》也同在〈稽〉 *-ei 韵，中古音同在〈蟹〉攝二、三等開口白讀，〈杯〉 韵其他字則《十五音》在〈檜〉 *-uei 韵，中古音在〈蟹〉攝一等合口文讀。前者漳、泉、中古皆開口；後者漳、泉、中古皆合口。由此可以推知〈杯〉 韵廈門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那部分字古代泉州音本來應該屬於〈雞〉 韵的，因為受到唇音聲母的影響，比其他非唇音字早日實現了這樣的音變規律：

ere → ue / [+唇音] _____

易言之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字類本來沒有〈杯〉 韵。這樣一來

，我們可以直截的這麼說：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韻類全部是泉州音韻腹具有央元音 er 、 ir 的開口韻。

除此之外《彙音妙悟》的齊齒韻、合口韻、及部分開口字，在廈門、漳州之間其開齊合口都一致，如：

	1.4	廈門	泉州	漳州	彙音妙悟	十五音	備註
	基	ki	ki	ki	*ki	〈基〉	*ki 〈居〉 齊
	龜	ku	ku	ku	*ku	〈珠〉	*ku 〈龜〉 合
	1.5						
	緊	kin	kin	kin	*kin	〈賓〉	*kin 〈巾〉 齊
	君	kun	kun	kun	*kun	〈春〉	*kun 〈君〉 合
	1.6						
	瓜	kue	kue	kua	*kue	〈杯〉	*kua 〈瓜〉 合
	1.7						
	家	ke	ke	kee	*ke	〈西〉	*kee 〈家〉 開

這一點正是李王癸（1975）所提出的反證：「開／合對調只限於某一類字」。這些反證很可能使得 flip-flop 假設無法成立。flip-flop 假設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字開合口對調了，有些字卻仍然保存原來的開合口。除非我們再採用王士元（1969）同文中所提出的「詞彙擴散」理論（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來解釋，說「對調」只進行到中途便停止了，那些兩方言開合一致的是尚未變化的「殘留」（residue）。不過如下所證明的，漳、廈開合不一致的詞素，其開合對調自有其歷史原因，因此所謂「詞彙擴散」的解釋就成了不必要了。

二、廈門音合口介音的新生

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情形使我們思考到底廈門、漳州哪一方創新？哪一方存古？

廈門市的發展是清代以來的事，它急速發展為國際商港更是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的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事。廈門發展起來，取代了漳州的月港、泉州的泉州港，於是吸引了大量漳州、泉州的人口，造成廈門方言漳泉

混合的現象，這可以說是一般常識了。不過廈門與台灣雖同為漳泉混合方言，可是比較廈門音與台灣優勢音的不同，筆者曾做了些研究發現「……廈門接近泉州；台灣接近漳州，凡兩地不同的音讀都因廈門從泉、台灣從漳。我們也可以進一

步看出漳、泉不同音的字類大部分屬《彙音妙悟》具央元音 - ir 、 -er 的韻。」（註 2）易言之從語音史的觀點來看，廈門音的主要成份是從泉州音發展而來的，至少在本文討論的這幾個韻的音讀肯定承自泉州音。

廈門音既承自漳、泉，那麼廈門音和漳、泉音，尤其是古漳、泉音不同之處可能是後來的創新，較不可能漳泉混合的廈門音反而比古漳泉音存古。請看語料 1.1 及 1.2 所有廈門音合口的字在《彙音妙悟》和《十五音》全部是開口音，顯然廈門音的合口介音是後來的創新。

再說廈門音的音韻系統比起漳泉音來都要簡單，下面是三個方言的韻腹系統：

廈門		泉州			漳州	
i	u	i	ir	u	i	u
e	o	e	er	o	e	o
	oo			oo	ee	(oo)
a		a			a	

從上圖可見，廈門只有六個元音，比起泉州有八個；漳州有七個（漳州西部 - oo 唸 -ou，一八三七年麥都思所記的《十五音》也唸 -ou；長泰 - oo 唌 -eu 或 -io，則那些方言只有六個元音）。再比較三個方言的元音結構，可以看出廈門和泉州最為類似，泉州韻腹系統去掉兩個央元音 er 、 ir 便和廈門完全一樣。而事實上廈門音系大體上就是泉州音喪失央元音的結果，即 er → e 、 ir → u 的實現。

《彙音妙悟》時代的一些央元音韻母在現代泉州方言事實上多已變為非央元音了，而廈門是其中變化最徹底的方言。以下是一些《彙音妙悟》開口而廈門音變合口音的韻類，每一個韻各取一二字為例附以現代泉州方言字音。從以下的資料排比可以清楚的看出由《彙音妙悟》時代到廈門音元音變化的軌跡：

	〈居〉	〈居〉	〈恩〉	〈雞〉	
2.1	呂	慮	根	雞	(註 3)
彙音妙悟	lir	lir	kirn	kere	
杜典泉州	lir	lir	kirn	kere	
日典泉州	lir	lir	kirn	kere	
2.2	女	汝	根	雞	(註 4)
德化	lur	lur	korn	kue	
永春	lur	lur	korn	kue	

安溪	lu	lur	korn	kue
泉州	lur	lur	korn	kue
南安	lur	lur	korn	kue
同安	lur	lur	kun	kue
金門	lur	lur	kun	kue
惠安	lu	lur	korn	kue
晉江	lu	li	kun	kue
廈門	lu	li	kun	kue

以上福建方言資料根據周長楫（1986），其元音的記法與筆者不同，這可能因為實際音值不同，也可能因為音位歸納所用符號不同。其實： $ur = ir$ ； $orn = irn$ ，兩者的音韻地位是完全一樣的。很遺憾周文無法提供更豐富的方言資料，還好泉州次方言間有整齊的對應關係，在《彙音妙悟》上述諸韻同韻的字大體上可以「以此類推」「聞一知十」，亦即同韻字應該同音，這一點在我們檢索了大量的泉州方言文獻之後即可印證。至於個別發音人的訛讀或方言混合與我們的論題無關。如上述廈門等方言「女」、「汝」不同音乃是方言混合的結果，廈門「汝」、「豬」、「魚」、「佇」等少數字歸 -i 韵，其餘大量〈居〉韻字歸 -u 韵；晉江則大部分歸 -i，少部分歸 -u 韵，和廈門相反。

〈雞〉韻字在現代泉州音已經找不到唸 -ere 的方言，只存於杜嘉德（1873）的紀錄，但台灣分佈於台北盆地南舷地帶以及彰化、雲林少數地區的安溪腔方言的老派仍保存著 -ere 韵，惟彰化花壇山區變 -er，如：

2.3	汐止	三峽	坪林	芬園	溪湖	褒忠	花壇	(註 5)
雞	kere	kere	kere	kere	kere	kere	ker	
初	tshere	tshere	tshere	tshere	tshere	tshere	tsher	
做	tso	tsere	tsere	tso	tsue	tsere	tso	
夾	gerek	gerek	gueq	gerek	gerek	gerek	gerq	

也就是說，《彙音妙悟》時代的〈居〉、〈恩〉、〈雞〉等開口韻，在台灣的泉系方言中仍有許多方言點完全保存開口音。但由於泉州方言有央元音逐漸消失的趨勢，有些方言舌位移前或移後，新生了齊齒介音 -i 或 -u，個別的字音，也有的混入了別的泉州次方言或漳州音，而使語音層次更加複雜。

廈門方言音系基本上是泉州系統的，但因央元音徹底消失，所有《彙音妙悟》時代的〈居〉、〈恩〉、〈雞〉等開口韻都變成合口韻，少數個別字混入其他方言的音不在話下。由《彙音妙悟》到現代泉州音及廈門音，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三個開口韻的音韻變化有這樣的趨向（以下左方加標 * 者為《彙音妙悟》擬音

，右方為現代泉州方言音讀)：

* -ir	-ir — — — u	大部份泉州系方言 晉江；廈門小部分字 晉江、惠安部分字；廈門大部分字
* -irn	-irn — — — un	北部泉州；台灣安溪腔 南部泉州；廈門；大部分台灣泉腔
* -ere	-ere — — — ue	台灣安溪腔 花壇山區 大部分泉州系方言；廈門

由上圖可見泉州音喪失央元音是一種趨勢，央元音變化為同高的前元音或後元音。就這一點來說，廈門音可以說是央元音喪失得最徹底的一種泉州方言。

廈門音喪失了央元音之後，舌位的變化如下圖：

$$\begin{aligned} R1 : \quad *ir &\rightarrow u \quad (*ir \rightarrow u ; *irn \rightarrow un) \\ R2 : \quad *ere &\rightarrow ue \end{aligned}$$

和本文論題有關的是 R2。廈門部分 -ue 韻字就是根據 R2 由古泉州音的開口韻 *-ere 新生了合口介音的。

三、廈門音及泉州音合口介音的消失

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另外一類是共見於《彙音妙悟》(科)
*-er 韵及《十五音》(檜) *-uei 韵的一些字。從語料 3.1 可知，這類字廈門音和泉州音都是開口音，惟一的差別是泉州屬 -er 韵，而廈門歸同 -e 韵。

3.1	廈門	同安	金門	泉州	晉江	惠安	南安	安溪	漳州
賠	pe	por	por	por	pe	por	por	por	pue
稅	se	sor	sor	sor	se	sor	sor	sor	sue
皮	phe	phor	phor	phor	phe	phor	phor	phor	phue
月	geq	gorq	gorq	gorq	geq	gorq	gorq	gorq	gueq

上面的資料仍採自周長楫 (1986)，其 or 元音和筆者所用的 er 只是符號上的不同，其實音韻地位是完全一樣的。

語料 3.1 顯示廈門和晉江把 er 元音的舌位移前為 e 而喪失了央元音，即

:

R3 * -er → -e

廈門音和泉州音既同為開口音，而漳州音則為合口音，可見得廈門音乃是承襲了泉州音，於是廈門、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問題乃成為泉州、漳州兩方言介音開合相反的問題。

到底泉州或廈門的開口音存古？還是漳州的合口音存古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比較一下閩南各系方言主要元音相同而開合口不同的字便知。如果有些方言開合分韻；有些方言開合不分，便可證明那開合分韻的是存古、而開合不分的是後來混同了——除非我們能夠證明那一些字原先就有兩種方言變讀，一種方言唸開口；另一種方言唸合口，後來某個方言將那兩種方言融合成一種方言而將原來的韻類一分為二，因而將原本開合不分的一個韻分化為兩個韻。這種情形可說是司空見慣的語言現象。但是如果我們蒐集許多不同系統的方言資料，大部分方言開合分韻，那麼，開合不分的那個方言的開合同韻，一定是後來混同的結果了。以下我們羅列一些泉州方言開合同韻而其他方言開合分韻的資料：

3.2 廈門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南 (註 6)

短	te	ter	te	to	'de
胎	the	ther	the	tho	hai
螺	le	ler	le	lo	le
坐	tse	tser	t se	t so	t se
脆	tshe	tsher	t she	t shui	se
雪	seq	serq	seq	soq	toi
絕	tseq	tserq	t seq	t soq	-

3.3

飛	pe	per	pue	pue	'gue
皮	phe	pher	phue	phue	fue
髓	tshe	tsher	t shue	t shue	sue
火	he	her	hue	hue	hue
郭	keq	kerq	kueq	kueq	kue
說	seq	serq	sueq	sueq	-
月	geq	gerq	gueq	gueq	gue

上列 3.2 及 3.3 兩筆資料一比較，便知只有廈門、泉州將兩類字混為一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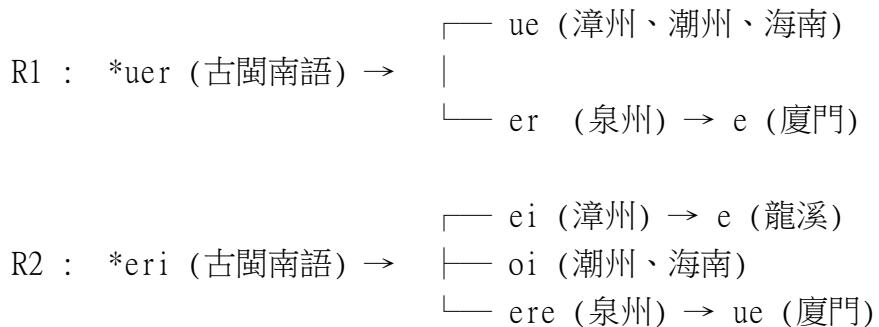
，其他各系的閩南方言都是兩類字開合分韻的（即 3.2 開口，3.3 合口。由此證明廈門、泉州開合同韻是後來的發展，不可能閩南祖語兩類字都開口，只有廈門、泉州保存了開口音而所有其他閩南方言卻分化為開合兩韻。

四、結論

廈門、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現象經過閩南語內部方言的比較、以及泉州方言史的研究，證明了兩方言開合對調是：

- 1、只限於泉州音具有 er 元音的某些字。
- 2、漳州的開合口存古，廈門音屬於創新。
- 3、兩方言開合口對調起於歷史的原因，「對調」只是一種巧合現象，不是一種音韻變化的規律。

比較閩南語內部方言，我們可以為廈門、漳州介音開合相反的兩類字擬出閩南祖語音來。擬音的證明須要進一部說明，但因擬音不是本文的論題，容俟他篇詳論，現在為了說明的方便，暫時將擬音的結果先在這裡提出。茲將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音韻變化的路線圖示如下：



由古閩南語到現代方言的廈門、龍溪的音變規律可以簡化如下：

古閩南語	龍溪	廈門
R1 : *uer	→ ue	e
R2 : *eri	→ e	ue

兩條相反的「音變規律」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方言發展成兩條相反的「對應規律」。龍溪與廈門的對應關係，從平面看來，好像兩個方言的某些字音「對調」了，可是從歷時的立場看來，根本沒有所謂「對調」的音韻變化發生。

現在請比較一下王士元先生所假設的音變規律：

	龍溪		廈門
R1 :	we	→	e
R2 :	e	→	we

王士元的假設有幾點和我們的認識不合：

一、王士元假設廈門音是由龍溪（漳州）音演變而來。楊秀芳（1982）提出懷疑，認為「廈門和龍溪雖然有其共同的來源，但是二者之間恐怕沒有親子關係」（p.505）。本文進一步證明廈門音承自泉州音。

二、王士元假設廈門音只有介音開合的演變，而主要元音不變；根據我們的擬音，由泉州音到廈門音音變的主角是主要元音和韻尾，主要元音和韻尾的變化牽動介音的變化，而且古閩南語的主要元音不是現代龍溪、廈門的 e，而是*-er。

龍溪的開合口不變，但在廈門 R1 是一條介音脫落律，R2 是一條介音新生律，兩律相加，就成了王士元所謂的 "flip-flop"（對調）。然而所謂「對調」其實只是一個平面的現象，不是一條音變規律。

閩南語語音史的重建有賴於閩南語文獻資料的檢索和方言調查資料的運用。本文便是根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方言調查資料做了閩南語語音史的「仔細研究」，證明 "flip-flop" 假說「不是真的，只是兩個方言循著各自不同的路線發展的 case。」

科學的理論假說是事實的歸納，同時理論假說也反過來指導事實的發掘，理論與事實具有辯證發展的互動關係。新的方言資料不斷出現，檢驗舊理論的對與錯，建設涵蓋性更大的新理論。新的理論假說使我們期待閩南語或閩方言調查出現這樣的音讀：

火 *huer	皮 *phuer	回 *huer
雞 *keri	鞋 *eri	批 *pheri

於此，理論反過來引導我們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所要注意的方向。

【註】

- 1.以下語料廈門、漳州、泉州部份根據董同龢(1959)；《彙音妙悟》擬音根據洪惟仁(1990)；《十五音》擬音根據洪惟仁(1991)
- 2.引自洪惟仁(1992) P.44。
- 3.引自洪惟仁(1990)。「彙音妙悟」部份為筆者所擬音；「杜典泉州」指杜嘉德《廈英大詞典》(1873)所載「泉州音」；「日典泉州」指《臺日大辭典》(1931-32)所載「泉州音」。「厚」字音見《日臺大辭典》(1907)。
- 4.本節福建方言資料引自周長楫(1986)。"/" 線右邊永春見洪惟仁(1990)、安溪採自暨南大學安溪人陳垂民。
- 5.引自洪惟仁(1990)
- 6.本節資料廈門音及泉州音據杜嘉德(1973)、漳州音據麥都思(1837)、潮州音據李新魁(1979)、海南島據雲惟利(1987)。惟為打字及比較方便，符號均有調整，海南吸氣音作 'b ; 'd ；濁喉音作 hg ，元音的轉寫符號意義與本書其他篇章相同。

參考書目

【辭書】

-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
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
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
「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巳（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
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瑞成書局手抄
影印本。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廖綸璣 18xx 《拍掌知音》 刊年未詳，久佚，1979年5月「方言」2:143-154
刊載。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
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
》第二冊
- Walter Henry Medhurst(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
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 China.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
彙編》第三冊
-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 倫敦
• Glasgow 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四冊
- 台灣總督府編 1907 《日台大辭典》 編者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 台灣總督府編 1931-32 《台日大辭典》 編者出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 Campbell, william (甘為霖) 1931 《廈門音新字典》 台南新樓書房。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 周法高發行。台北三民書局代售。
- 蔡俊明 1979 《潮語詞典補編、國潮語彙》 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 李新魁 1979 《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79 《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洪惟仁編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十冊) 台北・武陵出版社

方言資料：

-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 史語所集刊 30 本。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調查報告同音字表〉 未刊稿。
- 張賢豹 1976 〈海口方言〉 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 「中國語文」5:

345-364。

李如龍、陳章太 1984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 「中國語言學報」 2:93
-173。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 2:69-84。

雲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門東亞大學出版。

論文：

William S.Y. Wang (王士元) 18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王士元 1974 〈語言研究講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1-25。

李玉癸 1975 〈語音變化的各種學說述評〉「幼獅月刊」 44:23-29。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洪惟仁 1990 〈《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第二屆閩方言
研討會論文；「台語文摘」 16:42-96。

洪惟仁 1991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
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 57-63。

洪惟仁 1991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台灣文獻」 42.2:96-116。

洪惟仁 1992 〈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台語文摘」新 4(總 27):40-44。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 台北・前衛出版社。